

IAP. SIN. I 159A, 167·168·169 148/f

> 148 f

Line valore. Discipuli - dissertationes. Tap. Line I 184 A 西兔五月課

照游战贼其生也日就污不其死也 观必不墜其他有生平克謹天大贼聖賢存養的事其生也日造高明其死也 褪必以避要但可有受教不之教為永若被其必為快罪否又其為嬰現形因人灵本子為其俱無信則信其並有者要皆誤於同之一学也不明正教之真疑其俱無信則信其並有者要皆誤於同之一学也不明正教之真釋入數襲也微之說以偽亂真與正教所論大相縣絕而世人疑則釋入數襲也微之說以偽亂真與正教所論大相縣絕而世人疑則 氏 料 微 初襲地狱之說以偽亂真與存氏所言地狱與正教同不 施未終私於越登天国則於煉的價其過罰·盡仍得上升

即张司徵廷尉在持無異彼集司者何以故出多門各任喜怒邀甚的後妻子彼故每逢又日必勤荐度不知朝廷推法不辜則敢不於此後繁子彼故每逢又日必勤荐度不知朝廷推法不辜則敢不於此後繁子彼故每逢又称縫子真、貧而無後者沒、流淪終推抱此後轉子被故至此不為為是西點為此立輩作秋風客地耶其意私况其上限也釋代無論元惡大憝異賞法事機可救後是使當而監者與通功止者抵為煉形矣惡社哀於發克諸事以祈 天王仁慈遠 何似 又 有三 用其輪廻既有来生之報又何所 世 輪 廽 四生 方道之說前 生 作思奏生受報既有 用其 地微乎其詞道正

暫而地獄之苦至水而神观形受俗切于形脈形受也釋氏謂人世獨史無盡期且地獄之苦雖極人世祸患不足擬其萬一盖世苦至獨史無盡期且地獄之苦雖極人世祸患不足擬其萬一盖世苦至獨身能於所積之多寡以受獄火之戶微皆自致其苦永雞飲灵者也若海即湧道花炎幻游移莊無定據其言處正教謂人積愁尤立如若海即湧道花炎幻游移莊無定據其言處正教謂人積愁尤立如 三者 若嬰孩 要有 便為現在地獄則聖賢動心思性志士被身成仁莫非心微 知識未用善惠非其自 一定之法一定之形為 釋 氏則 謂 野都 之以無苦無染 国 别 有 境 香河 九

差有善恶之殊然非賦界之初心也自釋氏誘惑愚民創地狱之說可泯於無言追其後人夫事日達人事日近程氏所言地狱逃止教絕不相同試言之維皇降其及人事日達人事日近程氏所言地指处不了! 人一犯每逢七期必避僧道為之贖罪以刑他微之門吾不知所放之為其若為狀生斯世者其能免身後之罰乎他微之所為矣于是之分人於犯後必當修為礼物庶免輸入否則刀山劍樹火憑豬鮮迷痛善惡之殊然非賦界之初心也自釋氏誘惑愚民創地微之說 止一人耶柳盡地微中思而皆放之耶如其皆放則澤及群流

打其最停比地狱之說即正教与释文比類以現殆不啻水之於 租出之器顿機具司東手無權, 離 善為務若悠忽 天之子出也無字同 地獄 夫持誦 理 謬正 门又謂金鐘数声地 狱立室 號杖一卓鉄图自破以不通室幻之浮談捧喝更属 地 鄉語何德何切可以心自誤雖悔莫追釋氏 謂禅门持誦常门捧喝皆係脱 俱司来手無權為人:特此将蘇惡不為尚可思 教 形奏機務及終於然都事級新 人免身後 利 惟于 生, 時 放天愛人克己慶

境外又在三世論理四里方道之然治

其代無暴坐逐級臨南湖

这割何然因多論巡勘不久这些敬又何的因矣海微學甚就通正

悉准人之善惡而施善可赏必予以天堂永福善公則形賞公公思認能以至此若吾正教則不胜地獄雞有至理寶屬可據造物真主故公入地獄深恨鬼祟之垂情異首輕放此其說柳何自相矛盾而生前為惡自必先入地獄方捋為己之不暇遑放他人生前行善何 賞罰遂因之而別矣些則有四重一云灵樓一云無罪孩童一云娘 可罰必置以他微水若惡同則不罰与同形爭者祇 有 之甚嚴工。皆数放也又不知掌用也微之門者何人善耶惡的私矣且也微既用西望者放之後不願更有收之日夫何為 後則 恩沾一己或放 在善恶之介而 或番在佛 連耶

哉有心衣益者勿為異端所誤則可矣 一人代养為懺悔得脫云、也更何有歸解雙煮之說徒故人之眩惑不能遽故必持煉净而後已經典煌。與些可鑒非治釋氏可以情能代飲戶。釋道誦經礼職豈遂可以挽田而煉獄次之即微愁忘 能 知能 结 徽 四者中惟永微為最人為一府此 也異理而私及 於遊 押 香 老尚其追於門又中因 罰雖孝子慈務新

起王愛教提方道

福馬五十三天

少火重地

微工器

然不可

不同三

干三天為何

如則其談天

之安姑

夹至謂人生

無罪實者必要地

三中酒

種學

一方承撰四看中惟永嶽為最人為一鷹比割雖孝子慈務新不 代秋屋、黎道福能光禄营签河以德田石及秋次之即被然忘

應之甚嚴不正告教放此又不知掌風也被之門者何人善

為是自以光入地散古特為己之不服追放地人生前打事行

密彩美

她

碗

副新望者放之

羧

N.

佛和無真賞者必堕地獄:中有刀山劍樹對烧春磨之刑熟於其人不可三十三天為何如則其談天之妄姑無論矣至謂人生不養之三童雜張方道倡為三十三天十八重地獄之說然不曰善者并此失而天之上地之中人不能言也即上古聖人言天言上帝而不能不過人置言地而不言地之獄者豈誠不知而不言哉務民之義不是不可三十三天為何如則其談天之妻故無論矣至謂人生不養於不可言者,其所不其為為其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 釋氏所言地微 如何兴止 同 否在我同年內語失發

五三秋何况其此 之魏何山有此生理也且佛家談净出者不言地微則又各立門户时有不勝一日之痛而死者吃加以極刑乎倘以極像之刑為他就用則将加機有形之魄即都加於無形質之魂則倫應諸楚未有不錯減即有不勝一日之痛而死者吃加以極刑乎倘以極像之刑為他就之生也四体百骸形質具倫故阅三 木暴肌膚受榜蓋出於周圍之 # 配 间 业 三其說說奸鄙 其 他傷家於天堂也微無百者獨之事多部偽失真尚書具有古 将之甚者 固當申明正教之古我 新 1-可与正教 罰惡之的 能肖而 及獲辨論而後無疑議以放大相在庭則其是非日本哥其惡無孽盡之日之 同 年 神 則 今之異周 也 土馬 面語 数 而木 省 中 矣些 × 微 賞 無疑議 香 之書日 رط 有四 不直則 日光 者 最 2 同 む 力虐 可魄狱 撼

主

胺

降在

非

天堂面

柯

30

棒

14

W

狱

信

有

是事故井

梯

西不

知

其

為

誣

周

異當豁然於此以日之间或海特多為養難及嚴稱論而後無疑議就道輪迎決與是理姓後知釋入之就与正教太相往庭則是是非同省輪迴決與是理姓後知釋入之就与正教太相往庭則是是非同者看為承徵有盡之若為城以與承徵者不到其惡無孽盡之曰六別俱要為在其者果必非言語形成之死能为而也之為我也有四最 主造成天地即分大党地狱后党善副恶之死而善者之党原告者之 道不見茲當正教大社之秋回當中明正教之古我教中之書曰天 中南不勝一日之痛而死者此如以極利乎倘以極係之利為地

生也四,林百就形質其格故

周三木暴即府及移落尚此問由

10

微信有是事故并以發揮而不

已寫於書史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非天堂而何九原可作非地狱及了一次之母園以狗之帝王之賞罰也天堂以聚之母園以狗之帝王之賞罰也天堂以果之地狱以苦之造物之常到也故有朝廷即有奸控有天堂即有地狱不能偏廢中國自之意之因園以狗之帝王之賞罰也天堂以果之地狱以苦之造物及人人不如為奸邪然人世或有顛倒身後新無枉法於何徵之爵禄無賞罰之暫者則為正人及不如為盗賊如無賞罰之永者則為聖 賞罰人權也其暫者帝母以之御海因其永者造物以之御古今如釋民形言也微與正教同否 之主在人物則必物之主新未有不而主之者解諸人世為有堂、在若畢蘇干蘇皆在生勢豪者和後選關王掌生犯之在也則為地人於為各國之人則不持佛入而始風呼顧之路如佛入而始得地大於為各國之人則不持佛入而始風呼顧之路如佛入而始得地大於為各國之人則不持佛入而始風呼顧之路如佛入而始得地大於為各國之人則不持佛入而始風呼顧之路如佛入而始得地大於為各國之人則不持佛入而始風呼顧之路如佛入而始得地大於為各國之人則不持佛入而始風呼顧之路如佛入而始得地大於有何可樂况天地止有一主等在天則為天之主在也則為他是能主義之前, 微苦微大雅 土掌生死

二秋中有苦無果臭暗果快添養不可信之行為一世一人不幾在堕度外人而輪馬君子則幸免地獄光使君子而輪馬小人不幾在堕使小人而輪馬君子則幸免地獄光使君子而輪馬小人不幾在堕使小人而輪馬君子則幸免地獄光使君子而輪馬小人不幾在堕使小人而輪馬君子則幸免地獄光使君子而輪馬小人不幾在堕使小人而輪馬君子則幸免地獄光使君子而輪馬小人不幾在堕之不同者有云端一地獄有始無終人之內驅在世多不满百身後之不同至釋氏竊取天堂地獄之說山惑人始背謬極矣今略言地獄而何至釋氏竊取天堂地獄之說山惑人始背謬極矣今略言地獄 基橋囚之有年頭也年頭己不大辟特人居 田 中

理鄉之堂牛頭直义山雞愚民而有識者与不辨而信之何欤着吾出一人則屬王与但狗情面那吾不知微門若何堅牢而供奸僧之出一人則屬王与但狗情面那吾不知微門若何堅牢而供奸僧之出則屡鑿也何為如鑿之而皆出則彼處鑿此處可以不變矣如此出則屡鑿也何為如鑿之而皆出則彼處鑿此處可以不變矣如此則於人後後計取油米該為微門而持校山鑿之每×日一舉周嚴則於人後後計取油米該為微門而持校山鑿之每×日一舉周嚴 高主心惟钱是視失使遍天不多类指疑則也狱可以受使有我者則钱財自無西用釋入則造為之: 若上焚化紙钱以祈佑問王是的故事四人生在世有衣食之累不得不需我財身後既無事衣食的使耕大爨婦目擊心傷苦積鍋铁而監僧因之射利明理者与為 出無裁者番何以公不一切試虧思之有是理乎五地獄之門既入 其者俗常有推以言語形容者釋入則創為前說并因其此於原幹 三微中之刑與人世異人世之罰對磨难春刀幾劍戰皆在以罰 形之肉龜既犯之後肉龜己離則諸具皆無形用而是魂之重数 教之形謂也微記之者有風風以来之信史傅之 罪者另居於王抄因中而掌之耶可暖致悟 自有主 军司其政闭者自有在天之神 者

探大權無終受身假可質諸思神而無疑百世以收理人而不急者似等但有盡期而無思應凌虐此四 被者皆造物主之至公至義独跳無人罪而有被罪未消於此煉净以帰察白無 叛之天堂若與永州暫番子此以候牧贖昇天其景東與疾重教相似煉罪者身終後 六不受諸者此為無苦無樂之形古聖者因原祖方命天堂之門謹 期核重者因有原罪未經散看不得享安與其明恪未用實未造罪 名地獄有永若之形務童之形古聖之形煉罪之形永若者永無盡 之理順一等淡就置而不錄無不班。可考地心之中具有四面俱 奈何輝而同之的獨人心也那自在 就到看自有在天之神釋文

不如生佛而佛力之廣大無邊濟天 際地将天主之造地微罰惡人為正經安者謂生于天道報盡選接重議為牛領中虫惟生佛道竟其言對烧春磨力山劍樹皆屬有形之具死後點降垂形雖有其具好不能之意發發大道倡馬不根之言 雞瑟天下此來儒形以非之也以做之說儒者存而不論止以改之無據不敢為影響之談獨釋氏地微之說儒者存而不論止以改之無據不敢為影響之談獨釋氏 釋氏所言地微如何與正教同否 一學樣例以釋氏所言遂為千真為確不可移易之至論而愚



龍其籍新地張見通十版圖五罪案方是重者輸題為歌

被牛领尾面

老鬼押鮮其總於風

帶自被乏

歌纖度不亮鉱而形罰者一傲故魔鬼与恶人同爱地微之苦形嘉 高后者堂业到烧春磨而已也但正 数之地狱約有四形其群之形而不复就升天堂水不復堕既降地狱水不没开其苦有出于奉常 高格者堂业到烧春磨而已也但正 数之地狱約有四形其群戴四正教之地狱局非也不知天堂后 萬福之形地狱 為高苦之的一定 者一悔故練罪不同永微独受天主之於罰者非有意於者原無心 之稱惡而又陳以畜生餓鬼之苦趣不 教矣於是後惧之以器錢刀雖之痛越牛頭微卒 得 不信釋氏之地微為是而

他又為妄之尤妄者言至此釋衣當与自知其說之非而茫並無此皆不能免等不知上解未有佛教之時如从其力極核之乎則此微天主之生人類先後此微山禁之止而為秋太姒邑姜欲在諸聖母則罰非大公之道不足信甚至謂婦人產商污穢水泉罰入血湖則 對失与正教於言不二大相刺談計是手同 因物付物應之垂方而處之各當仁之至義之盡是之謂大公 西工帝治務之心也若如釋入西云念一声佛則賞啖一高卤



夫遇婦盡致依佛教矣於是沒似之以爲號刀雖也雜起年類歌年

皆不然免葬不知工事未有佛教之時后伏其力極後之乎則此殺人主之生人類先後此樣以禁之止而為後人妙見美後在諸理母 不過因物村物應之些方面奏之各當仁之至義之盡是之謂大公 與我而上布治陽之以也若如釋入西云急一名佛則實暖一面面 則割非大公之道不足信甚至調媒人在百污鴉水泉割入血湖則 粉灰与工教死言不是太相刺激彩思手同以外人原本等的一名 他又為安芝之安若言至此釋及當此自知其說之非而然遊戲四 老務感而又陳以高生餓鬼之苦趣不得不信釋的之此微為是而

乃於全能天主的造真境之外安以己意虚設十八重地獄云每重天教襲釋氏之奸置之而不肯論處是嘅可也大釋氏的言之地獄確也天教講地微釋氏山言地微無見者以為天釋相同甚者及謂物固有名同而寶異者真者近傷、者似真不可不辨之明而誤之 磨人之将死被無常等果攝引既犯則先遇孟母婆飲以迷想湯渡 各有關王職學有異刑罰惡人之魂有刀山剣樹幾端火炭鋸輕春 聽其審新刑發見過十般尚王罪案方足重者輪廻為歌帶角被毛 心素何橋城心鬼大村能被牛頭馬面之鬼押鮮其機於阎王之前 釋氏在言地微與正教同否

主全能故言神通破微色度性生面方不明永罰之無盡故言微中覺死之不同灵魂故言人在面為鳥歌再轉生而為人不明逸物真有十八重地放不明形神之情状故言諸形器以罰無形之魂不明非明理者鮮不被其鳩也其緣之緣已為釋氏不明地體如何故言 限完然後轉後人身不遇人為受送之微物故言神道破散都奪送 生面方極樂世界得為佛弟子方始脫諸者越此等發說為而似真也一生。佛氏慈悲為者經懺誦其真言仗其神通可以被微超度性 身生於責苦之家或為残疾之人再因罪惡再犯再輪恒河 軽者輪廻禽虫刺鮮負刑再軽者坐手微中限幾歲月然後轉後 沙数犯

他之中心有最常最真之深容天主至義选世之初即临此的以待何故而讓伍於阎王乎是皆理形不可明者也天教之言地微乃云人也其未死為王之前而掌微者為雜有乎無乎若己有未知何時 層最中心者為華一層調邪魔惡人之面中心之分為第二層再次 将來之惡送以永若罰其背主無盡之心理最真確無疑而實有四 意天教言也被之罰因為疑真皆未能理之病也有弗辨引 好為第三層第四各有似置而得其宜獨者因釋於言地微之苦併 十之分無有主之者乎抑即十五無稱者乎大屬王俱有姓名之 能而不知為修也且被言圖王止有十殿言微刀十八重

